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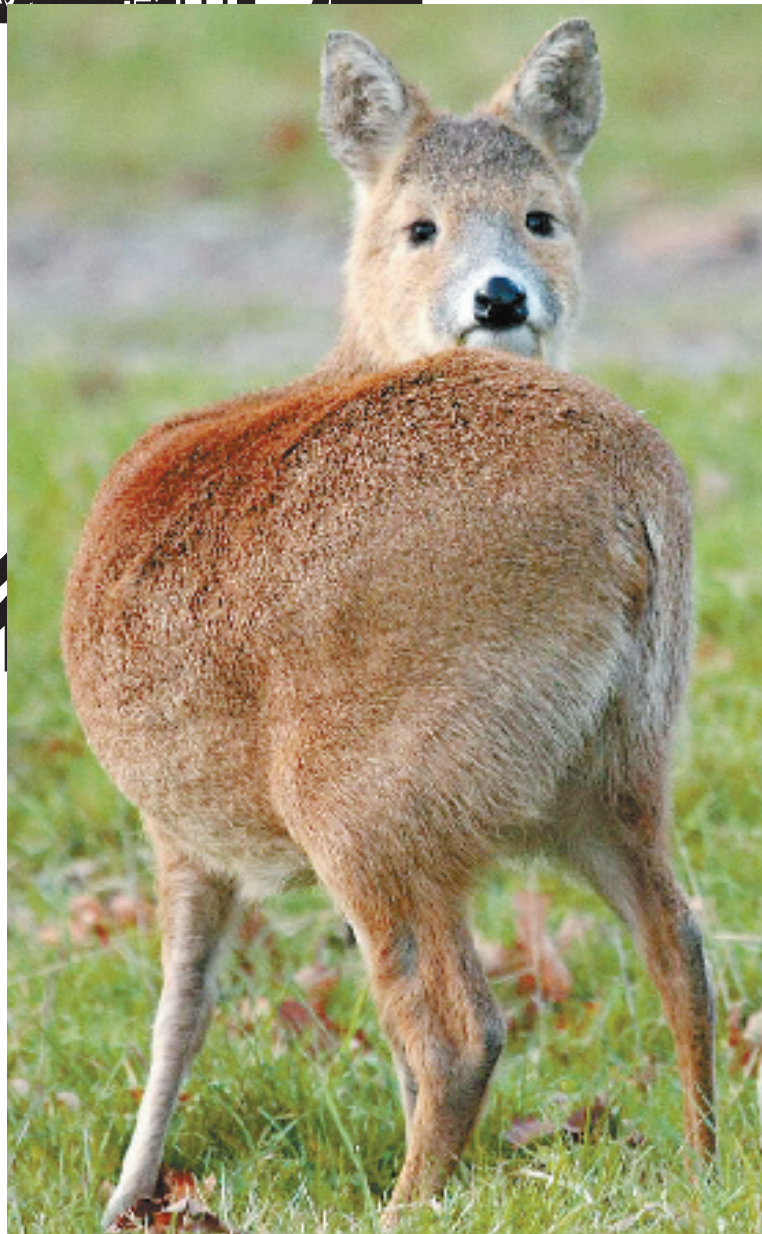
老家学堂

开栏的话

儿时,翻山越岭到姑姑家的路上,饱读诗书的大伯,曾指着苍茫起伏的大山告诉我:“山间的动植物都是宝,只是很多人不知而已。”20多年后的今天,以记者身份上山下乡,经略许多未知时,才迫切地想去解开当初大伯抛下的命题。广袤无垠的乡村,河水流淌的绿地,曾是人类文明的起源。云鹤知琴意,山樵识幽径。今天,《老家学堂》开栏,让我们的行走与认知,告诉你一个更真实、更全面、更具价值的老家。



舟山麂香



爱

本报记者 陈志农

獐死于麝,鹿死于角。身怀一宝,未必好事。舟山,野生獐的“诺亚方舟”,在保护意识觉醒的今天,已无法还獐一片乐土。

野生獐的“诺亚方舟”

2008年5月的一天,天刚放亮,舟山定海区白泉镇白泉社区的洪大伯早早起床来到自家竹园。这几天,竹园里的嫩笋经常遭糟蹋,不知是谁搞的鬼,洪大伯想探个究竟。

远远地,洪大伯看见有个“人”拱着屁股使劲地挖笋。让洪大伯感到奇怪的是,那“人”挖笋怎么没有掘地的声响。“依做啥啦?”洪大伯大喊,没想到那家伙一溜烟跑了,这时候洪大伯才看清是山獐在吃笋。

即使是在五六年前,舟山岛上的居民也经常与野生獐不期而遇。

獐,别名麝香,是小型鹿科动物,枯草黄色,腹毛较浅,呈淡黄色,无斑纹,体重10-15公斤。獐是原始鹿群中的一属,比较顽固地保留着原始状态,雌雄皆无角。獐被学者们排为鹿科动物第一位,被认为是鹿(有小型角的祖先)。

獐喜欢单居生活,不喜欢结群觅食,一座山,常常只有几只獐。舟山群岛因海水阻隔,岛上山地分散相对封闭等因素,为獐的生存习性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。舟山群岛属海洋气候,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也适宜獐的生长。

据舟山森林公安介绍,獐在我国原是一个广布种,从辽东半岛、华北平原、长江两岸到两广地区都有分布,但现在,只有舟山群岛、江苏沿海、江西鄱阳湖等地有分布。事实上,现在也只有舟山还有一定数量的獐存在,其他地区的数量可以用极少来形容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鹿科专家盛和林曾多次到舟山群岛,对野生獐的种群资源和生存环境进行过深入的勘察和研究。1997年,盛老到舟山调查时,

舟山尚有野生獐约5000头,占全国野生獐总数一半左右。因此,盛老称赞舟山是野生獐生存的“诺亚方舟”。

獐死于麝,鹿死于角

“獐死于麝,鹿死于角”,身怀一宝,未必是好事,更何况獐浑身是宝。

獐身上最名贵的当然是麝香。传说公獐的肚脐里有一个香囊,香味特别重,当太阳出来时它就把香囊打开平躺在草地上晒太阳,苍蝇、蚊虫、蜈蚣、蚂蚁,甚至有些蛇类都会被香气吸引过来。当这些东西爬到獐的肚脐里后,獐会迅速把肚脐合上,然后慢慢消化掉,可想而知这麝香是何等厉害。

麝香虽是好药却其毒无比,稍一吃多就会丧命。据说孕妇闻到麝香的味,易遭流产。有一种麝香伤筋膏,就表明孕妇禁用。只不过,麝香何其名贵,当今以麝香为名的药膏,未必见得含有多少麝香。

除了麝香,獐胆也是相当名贵的中药材。不过,现在人们主要猎取的是“獐宝”——一种取自幼獐胃中的奶结块,民间当作宝药,认为其具有滋补强身的作用,并且对小儿消化不良有一定的疗效。上世纪70年代末,一斤獐宝的价格就达到了1000元以上,现在每斤在3000元左右。

正因为獐身上都是宝,所以成为猎人追逐的目标。舟山当地一位老渔民向笔者介绍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每年冬春,江苏、湖州、宁波等地的大批猎人成群结队赶赴舟山群岛猎獐。取走獐胆、獐宝后,獐肉就地卖掉或丢弃。1989年1月,浙江日报记者金松在舟山采访时,还能看到菜市场有人公开卖獐肉,每斤只要3元多。

取麝香和獐宝都非常残忍。有一种说法:猎人在猎杀香獐时,必须一枪毙命;如果下套猎捕,也必须套着喉咙,让其不能张口,否则雌獐一旦发现自己处境危险,便会首先咬破自己的香囊……这是野生獐对人类猎取麝香的悲壮

反抗。

乐土乐土,爱得我所

这两年,舟山野生獐的数量急剧下降。到2008年调查时,舟山野生獐的数量下降到1500头,现在数量恐怕更少。这艘“诺亚方舟”会不会沉,还真不好说。

许多人把野生獐剧减的原因归咎于猎杀,这在道理上是说得通的。但笔者认为,野生獐剧减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大环境的变迁。

獐有很多萌态,这种萌态被人类掌握后,会招来灭顶之灾,于种族繁衍不利。

獐天生胆小,一点小小动静,便会闻风而逃。据养獐人虞汉阳称,獐一受惊吓就容易引起“应激反应”,肾上腺激素增多,心跳加快,血液供氧量不足,造成内脏大面积出血受损。“应激反应”过度,很容易死亡。他们去喂食,都要在固定时间,穿固定服装,用固定声音去接近它们。因为獐实在是大机警太怕人了,即使是已经驯养的。

獐前脚短后脚长,这有利于爬坡,下山却很吃力。有些人发现獐后,就从山上往下赶,獐没跑两步就滚下山去,等在山下的人手到擒来。

獐不喜欢林地,它们喜欢茅草丛,沿江湖两岸湿地、苔草地、茅草丛、芦苇地以及邻近低山、丘陵坡地的地方,是适宜獐生存的环境。近年来当地大力推行退耕还林,使适合野生獐生存的茅草山坡不断减少。

更主要的是,过去舟山群岛相对独立,外界干扰少,这为獐的生长提供了条件。而近几年的城市化建设,特别是在舟山跨海大桥建成后,舟山原本广袤的湿地正在迅速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工厂企业,环境遭到破坏,城镇的拓展、道路的增多分割了地块,獐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。

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年年大肆猎杀,野生獐的数量仍保持相当稳定,而现在实行保护后,獐的数量仍剧减的原因。

老家风尚

“一、二、三,我们都是木头人”——

都市新木匠

核心提示:如果还记得乡村,一定也记得在乡村中四处游走的木匠,那刨木时刀前如涟漪般缠绕的木丝,以及那散发着树香的生活。木匠是乡村的一种符号,已经刻在岁月的年轻里。如今,新潮的年轻人也爱上这手艺,以木会友,在城市里做起匠人。

本报记者 陆遥 见习记者 翁云霁

秋风渐起的午后,在杭州勾庄吴王村一间小作坊里,来自海南的新潮女孩Geri穿着宽大的棉质T恤,戴着巨大的防尘面罩,全神贯注地拿着尺子和模具在各种机器间穿梭。她平时在新西兰学建筑,这次专程从海南飞来“拜师学艺”。

这个名为“木友课堂”的工作室,正吸引着许多都市人投身其中。从这里毕业的学员们都感念于醉心木作时的专注,正如创始人徐广举所说:“每个人心中,都住着一颗匠心。”

玩木丧志? 我们是以木会友

木作,是长钱这样的年轻木友喜欢用的词。听起来比较文艺,但其实也很有道理。

“木工是一个工种名称,木作或者说木艺,才指的是那种真正富有设计感的活动。”卸下防尘面罩,掸一掸落在衣服表面的木屑,高长钱一脸认真地说:“木作最大的魅力便是将木头的自然之美,和生活器物巧妙地结合起来,让木头的价值得到更好体现。这得感谢能工巧匠和大师们,没有他们,我们的世界会单调许多。”

高长钱是温州人,父母早年做皮鞋生意。小高毕业时,家里人希望他回家考公务员,但小高决定留在杭州。喜欢玩木头的他,在出租房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小家:双人床、小桌子、小凳子……

高长钱喜欢玩木头,源于喜欢木头家具。在IT公司做设计的他,闲暇时间最喜欢的,就是在网络上搜罗木头家具设计的资料图。通过网络,他结识了一群DIY家具爱好者,得以接触和了解更多木头家具设计制作方面的知识,并逐渐喜欢上木作。

相比之下,徐广举与木头的缘分更久。这位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的黑瘦小伙子,从小就对木头情有独钟。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路桥设计专业,毕业后在杭州一家设计研究院从事设计工作。

想做出美妙的家具,设备和原材料那是必不可少的。一开始,小高和小徐经常去勾庄的一家家具制造厂,用那里的大机器和废弃木料做一些小玩意。可惜因为厂里业务忙,他们很快便被“请”了出来。

2013年初,高长钱和徐广举



木工桌上,摆放着传统的手工具。

记者手记

匠人,匠心

陆遥

木头是最具生命特质的一种材料,它的生命周期和人一样,从一粒种子、孕育、发芽、成长、成才、老去,最后回归大地。对于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们而言,“木匠”这个行业,多少是有些陌生了。随着个性化家居产业的迅猛发展和电子商务的不断升级,要买到一套符合自己心意的木头家具,早已不是什么难事。



三位老师和木工班的大合照。

在吴王村租下一间仓库,拿出了这几年的30多万元积蓄,买了十余台机器,认真地捣鼓起木头。平刨、压刨、台锯、带锯、角磨机,一块粗糙的木料,经过数台设备的切割、钻孔、打磨,就拥有了光滑的平面和流畅的线条。之后,可用来做各种家具。

在玩木头的两年间,他们发现,社会上有很多和他们一样喜欢木作的人,苦于找不到场所和机会。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木作学堂,专为木作爱好者提供交流、学习的场所,以帮助更多的人追梦、圆梦,以木会友。

说做就做,两个人都从单位辞职,购入了榉木等十几种优质木材。更有每立方米就要1万元的红樱桃、黑胡桃。之后,两人还专门聘请了资深木友“迟斋师傅”来做手工班的老师。

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工作,今年6月,木友课堂通过微信向全社会发出招生信息。

花钱受罪? 我们学的是手艺

决定做培训班,就要考虑投入产出。由于木工班的费用不低,他们担心,有多少人愿意拿起凿子、锯子,“花钱买罪受”?

仅仅过了一天,顾虑就消除了。微信上,不时跳出好友邀请的提醒;电话里,更是不断收到慕名而来的新朋友的拜访消息,做房地产的,开网店的,中年企业家,青年小“海龟”,家庭主妇……

一个周日的下午,高长钱正在教一位慕名来学艺的女孩使用压刨机。他一边俯下身子,仔细



高长钱和徐广举在吴王村租下一间仓库,用30多万的积蓄买来十余台机器。

两个爱捣鼓木头的人一拍即合,创办了工作室,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自嘲型的微博名——“玩木丧志”。木友课堂自开课以来,价格虽不低廉,却场场爆满。忙碌的都市人,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宁静和专著。

“很多人不理解,但还是要奔向自己的理想,今天我离职啦,我要去做个骄傲的木匠了!”辞职的那一天,高长钱发了这么一条微博,昭告天下,自己要彻底地去过理想型生活了。

调试刨刀的角度,一边耐心地向女孩讲解机器的原理。不一会儿,随着一声长长的“呜啊”,木料在压刨机上平稳划过,木屑洒落一地。女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现在很多木工做不出我想要的美感,我自己就试着学,将来可以自己亲手打造家具。而且,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,修身养性。”从嘉兴赶来的70后老肖说。他报的是手工班,已经做完了一张小板凳。不同于机器生产的化学粘贴,而是用最原始的榫接方式,是他最喜欢的。

“明清时期,中国的木作曾达到顶峰,而现在的家具有一些是欧美、日本的设计,我觉得很可惜。传统的东西,我们不应该丢掉。”学工业设计的女生小飒很有危机意识。大学生小王刚从家里带来了一块楠木,他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有个性的木头杯子。“一直对木制品感兴趣,可惜找不到地方玩。”

“其实做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能让我静下心来,享受完整的做一件事的过程,从木料到方料,再到最后的成品。”在网络公司工作的刘小姐平时很忙,她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尝试。

对于“培训班”的前景,徐广举非常有自信。“现在的场地还是太小,主要还是让大家慢慢熟悉‘木作’的概念,过一阵子,我们会去杭州城西租个更大的场地,引进一些更为先进的木工机械品牌,设置更多好玩的课程,让更多人享受‘玩木头’的快乐。”

天色渐晚,“作坊”里仍是热火朝天,机器声、手工锯刨声、木屑味、汗水味混杂在空气里,让人竟有一些莫名的迷醉。